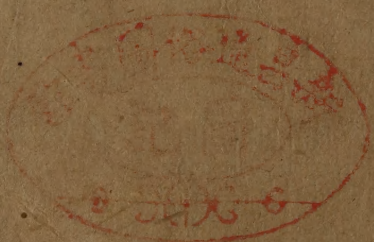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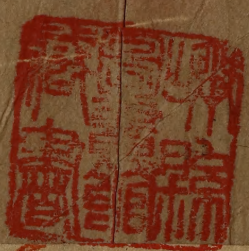
周官精義





周官精義目錄

地官

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稾人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舂人　饎人　槀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周官精義卷四

[redacted]
連斗山权度編次

地官司徒上鄭氏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地官。象地所立之官。司徒者。天下之徒皆爲所司也。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司徒之事。莫大於教化。民得教化。則

順其常而各得其性。故曰安擾邦國。安者因其性而導之擾者矯其習而馴之也

總論 御案曰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貢賦別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灋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即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

通論 御案曰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敎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以教

者卽散著于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書及州長至比長職事莫知地官所掌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盡天下之人而教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 土地之圖卽今輿地之圖人民之數卽今編戶人丁之數掌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灋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掌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安擾邦國也

通 孫氏之宏曰司徒之圖爲安擾邦國設必度疆域之廣狹計五土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則加詳焉司

馬職方之圖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宜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九州見職方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凡此皆可以校天下土地之圖而知之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岸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辨其名則知其所在辨其物則知其所宜辨之既悉而後可以辨外而邦畿封建之數內而都鄙采地之數焉蓋去山林川澤等虛數乃可得實地以封國邑也

畿疆邦畿之疆界溝封者穿地爲阻而起土以爲限也社稷土穀之神壝壇外四面之[illegible]田主卽田正宜木如松柏栗之類樹之立木以爲表也

[illegible]御案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敎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七任地事然後可以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以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爲大司徒之首務歟

以土會古外切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當作橐）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音核）物其民專（同團）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切）物其民皙（音錫）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力果切）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音婢）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通釋】土土地會計也總計天下之土地定其數而辨其生山林屬木其毛物有狐貉之屬皁物有柞栗之屬其民多毛髮而端方川澤屬水其鱗物有魚龍之屬橐物有蓮芡之屬其民多色黑而津潤邱陵屬火其羽物有翟雉之屬其覈物有梅李之屬其民多[illegible]大而高長墳衍屬金其介物有龜鼈之屬其莢物有薺棘之屬其民多皙白而臞瘠

原隰屬土。其羸物有蘢蟥之屬。其叢物有萑葦之屬。其民多豐厚而短庳。蓋五行之精運于天。而其氣寓于地。人物遂稟是以生。是乃民所習以爲常者。于是因其常而設以爲教焉。

總論 魏氏校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居多也。

通論 鄭氏鍔曰。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乃曰不易何耶。及觀司徒因五物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當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爲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之。適所以擾之耳。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音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音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注 祀禮祭祀之禮陽禮鄉飲之禮陰禮婚姻之禮樂禮燕享之禮儀節文俗民風刑以協民于中誓以勸民相恤瀘度所以教民儉世業所以教民能詔爵以德使民知願詔祿以功使民知勉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隨其地而施勸導董戒之方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于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為文具而已

論 御案曰人之形體各象五土而不能相同則氣亦各稟于其質而不能無異始于資稟成為習俗先王辨其氣質

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爲十二教以一之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

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音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以五行言之。土祇有五。以分野言之。則上有十二次。下

有十二州。凡十有二土焉。以土宜之灋辨其名。如白墳

黑墳之類辨其物。如所植所產之類相視其地以定民居

使知趨其所利而避其所害。而後民始各得其所。民各得

其所。然後人民可以阜。動物可以蕃。植物可以毓。土事可

以任焉。然王事亦不可以廢任也。又必辨其十二壤之性

而知其種。以教民稼穡樹藝蓋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

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輯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土中下各三等也。地征。貢賦稅斂之總名。五物九等既辨。天下之地征可得而制矣民職即太宰之九職。地貢即太宰之九貢財賦即太宰九賦之財。此皆均平齊一天下之政也。

【編論】御案曰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灋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但禹貢是九州之等此則隨地而差之各有九等耳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音影下同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土圭度名。測猶度也。地中。天下四方之中也。此言王者將建國都。欲求四方之中正。而以圭土之灋。下以度土深。上以正日影。而得天下之中也。其灋立一表于地土。長八尺。于夏至晝漏之半時用尺有五寸之土圭。量表之日影。若影與土圭等。即地中也。如影短于土圭。是地于日爲近南。影長于土圭。是地于日爲近北。如偏東于土圭。如日之將夕。是地于日爲近東。偏西于土圭。如日之將朝。是地于日爲近西。皆不得中也。不得中。則近南者多暑熱。近北者多寒冷。近東者多風靈。近西者多陰雨。皆不可以爲王居也。必影長尺五。與圭相合。乃爲地中。地中者是天地相合之處。所謂天地訢合也。天地合。則四時交而無寒暑之患。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斯眞百

物阜安之所。乃王者之都也。于是制爲王畿地方千里。封土以爲界。而樹木以爲固焉。

【總論】御案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土圭之灋乃求地中自四邊向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向內以至將建王畿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若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知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灋自近及遠遞移其表雖數千百里可馴致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同三下同之一諸伯之國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注 曰影後一寸則差千里故建諸侯之國亦以土圭測之王其地謂度其地之方位制其域謂定其制之封域食其半謂自食其租稅之半參之四之一謂自食其三分四分之一其餘除山川附庸之外則爲天子之貢與卿大夫士之祿也

賈公彥疏 御案曰鄭氏彖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鄭氏康成主天子食之而言鄭氏銲主地之可食者而言從先鄭於文義較安但思公侯伯所轄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二子男所轄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三是不可解也

鄭氏鍔解與遂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除山林川澤在大國則可耕之地半在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亦不可通惟後鄭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于春秋傳子產所云列尊貢合但如其所云亦當言貢不當言食也　周官所云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孟子言班祿則止計穀土而已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

此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同畝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此更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也都鄙采地之總名制地必有疆域而疆域則封土溝水以爲限既有疆域則當授產而授產則依居室家數而不遺但地有肥磽而授地亦有差等如不易之地歲可種者是爲上地則一家百畝若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可復種者是爲中地則一家二百畝至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可復種者是爲下地則一家三百畝此皆造都鄙之法王者平天下之道也

乃分地職萬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爲安擾人民之本也分地職言其地所當承之職任萬地守言其地所嚴

禁之職守。制地貢言其地所當賦之額數。必分之定之制之。而後可須其職事焉。凡此皆爲地之濂。以待朝廷之政令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式氏切力五曰舍音捨禁。六曰去羌呂切幾同譏。七曰眚同省禮。八曰殺所界切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音色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凶年也。以救荒之政聚民。使不離散也。散利發倉廩薄征輕賦斂。緩刑者。歲凶則犯濂者多。故寬之。隨力者民飢則堪役者少。故息之。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其利。去門關之征。使民得轉移。苦禮則省之。凶禮則殺之。蕃樂者。閉其樂器而不作。多昏者。減其賄幣使及時。索鬼神爲民祈福。除盜賊爲民去害也。

綱　御案曰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濟之事

目　呂氏祖謙曰救荒之政約而言之耕三餘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正也平糴之政無損于國而大便于民次也所在蓄積有可通移又次焉設糜粥下也　案金穰水毀水飢火旱或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也大司徒度地授民不先以賦斂而首及荒政見先王以恤民爲主耳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注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是也養老如五十異粻七十

賜粟。八十賜帛是也。振窮。謂鰥寡孤獨則收養之。恤貧。謂困苦艱阨則賙給之。寬疾。謂有病者不加以力役。安富。謂家饒者不攘以暴斂也。

【緝論】李氏覯曰。田皆可耕。桑皆可蠶。財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于是。費必于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爲貧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爲貧爲之君者利乎否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音美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輯注】本猶根。以根本之俗安之則民自鞏固而不可拔。棟宇以美其居。昭穆以合其葬。燕食以聯其恩。道德以聯其善。出入以聯其氣。制度以同其體。此六者皆所以安之也

鄭氏元錫曰保息本俗與八統九兩相爲表裏大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皆所以約萬民于人道焉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同縣教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同浹曰而敘之

注疏 布教謂頒布十二教以下之事于邦國之諸侯都鄙之卿大夫乃施始鼓切教瀘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畜吏民令力營五家爲比毗志切後同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爲一比。使相保不爲過。二十五家爲一閭。使相受不得辭。一百家爲一族。使相葬以賁助。五百家爲一黨。民有凶使相救。二千五百家爲一州。民有急使相賙。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民有賢行則行鄉飲酒之禮而賓興之。

王氏禹昭曰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而終于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衆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撫之。則相爲仁讓焉。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陳氏汲曰。古者什伍之濛。於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國。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舍是濛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之曰

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注】職事民所職之事登者載之于籍也稼穡即三農生九穀樹藝即園圃毓草木作材即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即藪牧蕃鳥獸之生飭材即百工飭化八材通材即商賈阜通貨賄化材即嬪婦化治絲枲斂材即臣妾聚斂疏材生材即閭民轉移執事此九者即大宰之九職也學藝謂講習道藝世事謂世守先業服事謂服勤公事此三者在九職之外蓋冢宰制國用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故但言九職而已足司徒須教典則九職之外應有是三者不如此不備也

【通論】御案曰大司徒定比閭族黨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蓋伍兩卒旅師軍即寄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內也大司徒須職事以登萬民小司乃須比灋使登其鄉

之衆寡蕃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即寓于士農工賈職事之內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音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下孟切）孝友睦婣（音因）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講注】物猶事也三物者下所云德行藝也賓興者三事告成鄉大夫以賓禮而興起之也德謂道之得於心者知有別仁無私聖能通義能斷忠以盡己和以接物此六德也行謂道之體於身者孝於親友於弟睦於本姓婣於外族任於朋友恤於鄉里此六行也藝謂才之異于衆者禮以節性樂以平情（禮樂祇是儀文節奏非禮樂之精者）射以觀德御以和鸞書以察理數以備用此六藝也

【總論】季氏叔賓曰德行藝皆本而六之甚難以求其全故於六者之中有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

才也。王氏應電曰。于此見先王學校之教。本末俱舉。內外交養。所以人材多而風俗正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糾猶察也。鄉刑乃教刑所謂糾作教刑是也。不孝于親不睦于族。不婣于姻婭。不弟于師長。不任于朋友。不恤于鄰里。此而不懲。則風俗日以偷。至誣言以動衆。左道以惑民。尤敗壞風俗之甚者。尤不可以不懲也。蓋人性有厚薄。德不可以皆備。材有敏鈍。藝不可以皆能。六行則人人當勉者也。苟不能修。則害于而身。禍于而家。亂人倫而蕩

聖治。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宜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

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六藝獨申禮樂者化民以禮樂爲急也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禮所以節止民之佚僞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不服教不厭服于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六鄉六遂及公邑都鄙之吏大司徒無聽斷獄訟之理故與有地治者聽斷之若有附麗于刑者則歸于士師治之焉

和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注　奉羞皆進也。肆解體也。言進其體解以薦熟。兼進其脈解以薦腥也。大賓客。謂諸侯來朝。則令遂人修道路。遣人共委積。國有大喪。喪車有引索。則帥六鄉之衆庶共引之。大軍旅大田役所用民徒。則以熊虎之大旗以致之。而均治其政令焉。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注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致萬民于門。以備用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荒政十二之中。擧四者。四者爲要。大司徒加意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輔注 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其文書。致事。上其簿書。爾乃皆攷也。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各自爲令焉。

輔論 御案曰。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惟所掌者地。故棄土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地生。繼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事。繼復辨九土以均地政。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經畫土地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通掌人民之數。正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之室數可稽。定土農工賈之籍。而民之職事可核。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之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皆無隱漏抵冒之弊矣。而其大要。則使人相糾

勸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物入刑所以繼于其後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濂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必里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弛舍音捨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小司徒大司徒之副同掌教濂者也稽攷也夫家有家之夫也九比如禹貢之三等九則也貴謂卿大夫賤謂庶人在官者征謂征稅役謂徭役攷國中及都鄙九等之人擇其貴賤老幼廢疾者不征不役之也祭祀以事神飲食以養生喪紀以送死皆有禁令不得失禮濂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尊尊親親之道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通】御案曰。教寓于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于征役之弛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瀕無一人一事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人人之深。至于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注】頒比灋。頒其九比之灋也。衆寡謂可役之民。六畜車輦皆當用之物。于民則登于簿書。于物則辨其美惡。入其數者。入其民物之數也。施政教以行鄉則之禮行徵令。以起徒役之事。大比謂總計其數。比要謂大比之籍也。

通考 王氏應電曰鄉大夫卿也鄉吏受瀘焉故小司徒頒以比瀘若六遂則遂人令之都鄙則其君令之而並受瀘于司徒治民以地官爲主也此要者其詳藏于侯國侯國則三年大比其要數則登于天府也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大比其要詳內而畧外也孫氏之宏曰小司徒頒比瀘登衆寡計口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遊居教養之實政也至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當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于上斯教養之實達于下其事常相表裏也黃氏度曰此要在司徒爲民籍簡稽在司馬爲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謂會聚萬民閱其材堪充卒伍者以待使用也古者寓兵于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

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兵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征伐則起之爲軍旅時隙則作之赴田役寇警則比之任追胥閑暇則令之出貢賦

通論　陳氏傅良曰會萬民以爲卒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爲軍灋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

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疏 均平周徧也一家受田百畝七口授以上地可役者家三人六口授以中地可役者二家共五人五口授以下地可役者每家二人此因授地之上下以均任役之多少也凡起役作每家可任者雖多唯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不過役也若田獵與捕盜則正羨並行焉益田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且地近時不久故也衆庶謂六鄉之民命謂誓告之命誅如小子職不用命者斬之是也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餘子卿大夫之子戎事故致民以備警災寇故致餘子以宿衛王宮也

通 御案曰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瀘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家三人

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二家五人卽此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卽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卽此家二人也

馬氏端臨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葉氏時曰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甿雖受上田中田之民會而用之惟以下劑爲率寬民力也

乃經士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

注 此言治野之瀘經謂經畫井牧謂衍沃之地則爲井隰皐之地則爲牧牧者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一夫受田百畝一井九百畝故云九夫爲井以四積之邑邱甸縣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使各任其地之事而納貢賦與凡稅斂之事焉蓋粟米車徒出于井地此貢賦之本瀘地邑有衝僻收穫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當隨地而制其宜也

疏 井田之瀘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者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有十畝以十畝爲公田餘二十畝爲廬舍者漢志之說也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治耕之瀘有以地里名者方里爲井是也有以田夫名者九夫爲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徵賦九夫特以通率備言之耳蓋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盡井者安得九百畝皆平地乎故以九百槩言之其實仍八家也

【通論】葉氏時曰。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故言十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

班氏固刑灋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灋。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一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干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

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
大閱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征。原本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守地守。職地職。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間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征。即均人所均地征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後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耳。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子賜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疆埸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

【疏注】小祭祀。如風師雨師之類。小賓客。謂使臣聘問之類。大軍旅天子親行。小軍旅使臣征伐。帥者。帥致于大司徒也。巡役。巡行其小力役。喪役。如正棺引窆皆是。民有訟事而不決。則正以地之比隣。民爭疆界而不分。則正以地之圖籍。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狥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疏注】治成。所治職事之狀。憲謂表懸之。恐觀教者不能徧故又使各懸于所治也。修灋糾職者。修其常灋。毋使廢墜。糾其職事。毋使怠緩。吏主民事者教治。若十二教之屬政事。若土地之政之屬。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攷之以待政令

正所以驗其
教政之實也。

通 魏氏校曰。大司徒所掌。詳于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于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通 鄉師主六鄉之事者。師其長也。以下大夫四人分掌六鄉。是二人共掌三鄉。故曰各掌也。聽其治。鄉大夫以下已各治其民。恐其濫失。故又聽之也。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之者。鄉大夫六卿也。其于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于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獄訟一聽之鄉師而已。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國比。即前之九比受于小司徒者。小司徒既稽之辨之而鄉師復然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則分掌六鄉兼及令禁獄訟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空之辟音闢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

大役。如築作隄防之類。至謂至其部曲也。役要。即民徒之簿書辟瀍也。蓋築作之瀍。司空之職。故但攷其功之大小以登其民。而鉤攷其所役之事。緡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是也。事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猶攷也事有常次。則既不偪迫。又不廬乏也。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即以役事言。徵發之地有遠近。番代之歲有凶豐皆有常次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子都切菹

【補注】祭祀之牲牛爲大。故鄉師佐而羞之。而後司徒得以奉之。茅蒩所以縮酒與藉祭盛。由甸師共茅于鄉師。而後鄉師得以共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九玉切輦里演切翎戮其犯命者

【補注】徒役。六軍之外民徒之使役。正治者以瀘正之。而治其不如瀘者也。馬駕以載輜重爲輂。人輓以載任器爲輦。犯命亦指徒役言。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同柩而治役。及窆彼驗切執斧以涖匠師

【補注】治謂治其葬事。匠師。事官之屬。鄉師主衆役。纛。羽葆幢也。執以指麾輓柩之役。使正其行列進退。所謂治也。之謂葬下棺。執斧以臨之。使戒其事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疏注】四時之田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先田之期出田灋于州以令六鄉出田灋于里以令六遂于鼓鐸旗物兵器則簡之于卒伍則修之及田獵之期以司徒熊虎之大旗招致其衆庶而陳列其行伍而陳列之中又各以旗物分鄉邑于是乃治政令以使之從治刑禁以使之避焉車徒異部故有前後屯即大司馬前後有屯百步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同艱阨以王命施惠

注　徵令有常者，謂四時必有之力役，猶于市朝使人人共曉也，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艱阨，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不待奏請也。

注　王氏應電曰：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阨，但掌其所賜之物耳，司稼巡野觀稼，而賙其急而平其典，則以補助其耕斂之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并疾病亦在所賑恤，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行也。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注　鄉師主六鄉，故考六鄉之治，詔廢置者，告于冢宰及司徒也。鄉器即比閭族黨州鄉所共之器也，三歲大比，則

考其官之教或行與否。察其吏之辭或實與否。稽其鄉之器或具與否。省其鄉之事或治與否。以告冢宰與司徒。而詔王行誅賞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輯注　鄉老。鄉官之最尊者。王畿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二鄉公一人。蓋三公也。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以道倡化不煩以事焉。在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侍坐于天子而不爲逼。與百姓相親而不爲褻尊之至也。昔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蓋二伯兼鄉老者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事顧不重歟

通論　王氏應電曰。周官之瀘。在朝則爲六官。在國則兼爲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鄉各帥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

必別爲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瀘自古已然。所以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絕。上下扞格之弊也。其族帥而下。皆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耳。故曰使民興賢出使掌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鄉大夫之職。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以六卿之正。分治六鄉之事。故以職稱。政教者。導之使爲善。禁令者。戒之使勿爲惡。蓋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事也。

正月之吉。受教瀘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司徒十二瀘以下。皆教瀘也。鄉大夫受之以頒于其鄉之吏。如州長以下是也。使各以司徒之瀘教其民。而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以爲賓興之本焉。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

魏氏校曰。鄉大夫皆六鄉所兼。而同受司徒之濂。蓋禮以義起。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注　小司徒頒比閭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故鄉大夫以歲時登之。郊門以內爲國中。六鄉也。郊門以外爲野。六遂也。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六尺未及二十。七尺未及十五。征者使任事也。舍者使除役也。征有國與野之異者。國地近而役多。野地遠而役少也。舍無貴與賤之殊者。官則優崇之。民則體恤之也。入其書者。入于大司

徒
也。

三年則大比必里切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寘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注 大比。按戶籍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其吏謂州長以下。衆寘謂其民。禮禮者。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客之也。獻書拜受而登于天府。重賢人如寶玉。內史書其副。以待王之爵祿也。

通論 王氏詳說曰。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衺。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閭書其敬敏任恤。是六行之中。可書者二矣。四閭之族。書其孝弟睦婣是六行之中。可書者四矣。然于德行道藝。猶有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全書之。五黨之州。嚴加攷覈之。迨三年之久。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愼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注 此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詢民于鄉射以爲後舉之本也和者內志正容者外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進退閑雅興舞者節奏比樂此所詢之五物也蓋鄉射在鄉衆所聚觀故以此詢之也

疏 御案曰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相形娟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于禮節體比于樂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于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于衆庶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知而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輯注 此總承上文而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進于王朝使爲卿大夫以臨長之。使民自舉能者。還于鄉里。使爲比閭族黨以治理之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者。

通論 禮庫曰。一鄉利病及風俗美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于民。白鄉舉里選之濫壞。天下官吏悉總于吏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濂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輯注 年終將考其得失。故令羣吏上計于鄉大夫。然後致之于司徒。以致于冢宰。正月已受濂于司徒。正歲復使攷之者。恐所布之濂。尚未愜乎民情也。

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

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注　大詢者。詢遷國立君之類。朝謂外朝。大故謂災變戎寇使民皆聚于閭胥所治處。以待政令。然亦必有旌節以輔之。否則雖有令亦不得達也。

疏　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故鄉大夫之職。莫急于教民。莫重于興賢。比灋次之。正歲之所攷歲時之所登。歲終之所會致。三歲之所大比。不過于此。鄉大夫特舉其要。而其節目則有司存也。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音祝下同）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二千五百家爲州。長一州之主也。鄉大夫雖掌政教禁
令。然第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教治政令之讀。則州長
掌之也。屬猶合也。讀讀者。即所掌之教讀也。勸之戒之。皆
讀讀時之事。如之者言于祭祀州社春祈秋報時。亦讀讀
如前也。序州學之名。言雖已讀讀。又于春秋二時。先
以鄉飲酒之禮會其民。而後射于序。以觀其實焉。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
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大祭祀。謂州之社稷。大喪。謂鄉老鄉大夫。涖臨也。師征
伐。田田獵。行巡狩。役徒作。數者皆聚其民致之于司徒
而已。掌其戒
令賞罰焉。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讀如初。三年大比。則大
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明廢興謂進退。

通論 高氏曰。自州長而下。始行讀灋會民之禮。以二千五百家之民。人親地近而教易行也。畿鄉大夫統五州。去民遠故不讀灋。州長一歲三讀灋。黨正一歲七讀灋。族師一歲十四讀灋。閭師則無定期矣。大約于民彌親教亦彌數其習之也勤成之也漸入之也深。是以賢才奮興。風俗丕變也。

黨正 每黨下大夫一人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禁榮敬切亦如之國索音色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注 五百家爲黨。正亦長也。州長掌其灋。黨正則奉以施之。但州長以教治爲先。而黨正以政令爲先。故州長讀灋

有勸戒而黨正讀灋則弟有糾戒焉禜祭水旱神之名國索鬼神十二月大蜡之祭以禮飲酒者行鄉飲酒之禮也以正齒位者使民知尊年尚爵也壹命爲下士則年與衆賓相次再命爲中士則年與族人相次三命爲上士則席設于尊東雖父族亦不得序齒葢三命爵已尊抑于下非所以貴貴躐于上非所以長長故别有專席也桒氏時曰記曰三命不齒若族有七十者雖三命不敢先則依然貴貴尚齒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古玩切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注】喪祭冠婚飲酒之禮黨正教之而復有戒禁者戒其必如禮而禁其不如禮也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灋無以集事故平時有教臨時又有法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

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集注】黨政。一黨之政。吏謂族師以下之吏。致者致其所掌之事于州長也。六卿之吏皆致事。而惟黨正有之者。以州長所掌者。教士察吏之處。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于黨正也。書。記也。黨正與民近。其知民也久。故書之待州之攷。至校比之事。所謂以時屬其民而校登云云者。黨正第往涖之而已。

【通論】御案曰。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讀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夫有備上而不屬其民者。盍論之以相

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屢舉而攷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音步亦如之

百家爲族師亦長也屬民讀灋州長以正月黨正以四孟月族師則每月之朔蓋情愈親而灋愈密也有學即六藝酺灾害之神族無鄉飲之禮因祭酺而合衆以酬獻亦如月吉也

以邦比之灋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

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旅。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師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注 邦比之灋。卽小司徒所頒之比灋也。夫家衆寡。鄉大夫既登之。族師又登之者。蓋今歲少壯者。來歲或老疾矣。今歲微賤者。來歲或通顯矣。其可任可舍者。不可不以時校焉也。兩比合爲一聯。二百家共爲一聯。使舊比者相保。新來遷者相容。刑罰相及則惡必去。慶賞相共則善必揚。如此。則邦職可受。國事可役。而埋葬相助矣。師田行役。卽受灋于州長者。師至謂至于鄉師。致事謂致于黨正。

【經論】王氏應電曰。邦比之灋。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灋。

【通論】馬氏端臨曰。秦人什伍之灋。與成周一也。然周之灋。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爲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以相率而爲苛刻之小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色主切)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古橫切觥)撻罰之事。

【集註】二十五家爲閭。胥則治其民者。有所取曰徵。有所使曰令。祭祀。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政。如州射黨飲酒。喪紀。謂族相葬埋。凡此數者。皆聚比衆庶之時。旣比之後。則讀司徒之灋。而書其志敬才敏。相助而任。相濟而恤者。以待州長之攷焉。凡事如軍旅徵發相救相賙之類。比。校也。觵。飲器。撻。扑刑。皆失禮之罰也。

【總論】御案曰。古者生子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于州史。一自藏之。故歲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登校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　又曰。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强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通論】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詠歌絃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不過爲趨時干祿之

技。而其所以勸勉而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躁競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于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可望其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比長。知兩切。五家爲比。長其主也。比之治如教訓徵令皆是。相受則不相排擯。和親則不相爭戾。相及即今之所謂連坐。比長職雖卑。而一鄉之治實始于此。蓋相受相和親。則善俗乃可興。相及則奸宄乃無可容。徙遷居也。從而授之。謂付于所往之處以明其無過旌節行之。謂驗于所過之地使之無所阻。若授節俱無。則逃。民也。納之圜土。而其情無所匿矣。

比長。知兩切。
五家爲比。長其主也。比之治如教訓徵令皆是。相受則不相排擯。和親則不相爭戾。相及即今之所謂連坐。比長職雖卑。而一鄉之治實始于此。蓋相受相和親。則善俗乃可興。相及則奸宄乃無可容。徙遷居也。從而授之。謂付于所往之處以明其無過旌節行之。謂驗于所過之地使之無所阻。若授節俱無。則逃。民也。納之圜土。而其情無所匿矣。

音納之。
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音納之。

音奇。
其奇音羈。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

同罪
比長。知兩切。五家爲比。長其主也。比之治如教訓徵令皆是。相受則不相排擯。和親則不相爭戾。相及即今之所謂連坐。比長職雖卑。而一鄉之治實始于此。蓋相受相和親。則善俗乃可興。相及則奸宄乃無可容。徙遷居也。從而授之。謂付于所往之處以明其無過旌節行之。謂驗于所過之地使之無所阻。若授節俱無。則逃。民也。納之圜土。而其情無所匿矣。

音奇。其奇音羈。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
同罪

魏氏校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鄉里。田濾起于井邑邱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任官位事起于鄉舉里選。苟無根柢，而求天下之治難矣。

柯氏潛曰。鄉遂大夫而下，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者，以大夫而下皆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職其教，不操刑政之權者也。其比長閭胥族師，皆農人之中，德行才能足兼比閭族之上者耳。所謂下士即上農，中士倍之，上士又倍者，亦合其子弟受之士田，令其自耕以共一家之衣食，固不如在職之上中下士，食民之賦稅也。至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為大夫者，其家既受田，別有田宅官田以賦其祿。況又有賞田牛田牧田以益之乎。此所以設官如此之多，而無祿浮于賦之患也。賢者以次而升，不賢者以次而降。升者加其秩田，降者減其爵祿。是以古者之民，富貴貧賤常與人之德行才能相稱，俾民不得逞姦，民不得塊，朝夕孜孜，無人不欲勤其事，盡其職，敏其行，以聽上之旌舉也。成周之治，其根本盡在于此。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設王之社壝，壝音位，下同。爲畿

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封人主封疆者。王社內有壇以奉神。外有壝以爲垣。獨言壝者。舉外以包內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爲畿。畿上各有溝爲限。封土于上。樹木于旁。所謂設之爲之也。凡新封諸侯之國。必設社稷之壝與四至之疆。新造都邑采地之封域。亦必有壝與疆。其封之樹之亦如王國也。社稷之職。有職事于社稷者。將祭之時。封人令之。亦修築酒埽之事與。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音福衡。置其絭持勿切朕。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薄交切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飾謂刷治蠲潔之。楅施于角以防其觸。衡施于鼻以使之行。絭則牽牛之索也。水以滌牲。槀以藉牲。歌舞者牽

牲入廟時歌舞以言其香肥也。毛炮謂燭去其毛而炮之。封樹之事不常有，故又兼此職。

鼓人　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祇，以靈鼓鼓社稷，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音焚鼓鼓軍事，以鼛音羔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鐸止鼓，以金鐸通鼓。

鼓人掌教鼓者，兼掌金。金以節鼓也，樂勝則流，故言節。師克在和，故言和。行列宜正，故言正。大司樂雷鼓禮天神，靈鼓禮地示，路鼓禮人鬼，即此。鼖聲大，故鼓軍。鼛聲緩，故鼓役。凡作樂，先擊鎛次擊鼓，故晉鼓鼓金奏，錞淳于，鐲鉦也，饒如鈴，鐸大鈴，皆師田所用。金鼓之節，已教于大司馬，而此復屬于司徒者，蓋不肆之于平日，則臨事倉皇失

措而不可用。故頒使田野之民皆習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音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音皐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音泰僕鼓。

【集說】兵舞持干戚而舞。帗舞執采繒而舞。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獨舉此者。見王朝之祭祀皆非其職也。鼜夜戒守之鼓。軍動則據臨陳之時。救日月詔王鼓。助陽氣。大喪詔太僕鼓。警衆也。

【通論】易氏祓曰以六鼓聲用攻之。唯雷鼓專用于天神。鼖鼓專用于役事。若靈鼓用于社祭。冥氏又用之以驅猛獸。路鼓用于鬼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太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鼖鼓唯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

舞師〇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音罕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集說　舞師主教舞者。兵舞用于戚。武舞也。帗析五采繒爲之。羽析白羽爲之。皇析五色羽爲之。皆文舞也。兵舞有捍衛之義。帗舞有祓除之義。羽舞有翼蔽之義。皇舞有陰陽調濟之義。野舞野人欲學舞者。不與舞謂其功不足以形容。故不舞也。

通論　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于祭祀。賓享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于賓客享食。以山川社稷四方爲地事。旱暵爲民事。故屬于地官。

牧人〇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

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音幽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 牧人主牧牲以共祭祀者牲生牲牷全體也陽祀祭天與宗廟陰祀祭地與社稷望祀祭五嶽與四瀆騂赤色黝黑色方青赤白黑毛之謂色純也時祭謂常祭外祭謂偶經之山川毀事謂殃咎之候禳尨不純之色也

疏 陳氏祥道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陰祀以黝爲主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注 犧姓毛羽完具也授充人當豫養也牲不繫謂非時而祭者奉奉至祭所也

牛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饔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

注　公。猶官也。未成牲謂之牛。政令者。用爲牲牢。或以駕車也。享牛。獻神之牛。求索也。春秋有攻卜牛之事。用攻卜則索之也。芻豢牲之芻。牢禮謂饔飧。積膳羞皆禮賓客所用者。犒牛犒師之牛。喪所薦饋曰奠。未葬以前。無尸。飲食。但停置于神前。故曰奠牛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薄浪切。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音老。以待事。

疏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軍中任器。非一牛所能勝。故自駕轅而外。又有居其前居其旁者共駕一車。故曰共其兵車之牛與其宰旁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盛血器簨受肉籠。皆始殺未解體時所用者。亦牛人共之也

充人　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當作牲則贊。

疏充肥也。主養六牲而肥之者。已選爲牲。完善爲牲。牢閑也。芻之。食之也。食之三月。所以使充也。散祭祀。謂小祭祀。國門城門。繫之于此。使司門者養之也。展牲祀牲也。視牲則告以體完而無傷碩牲。射牲也。射牲則贊而麗于碑也。

疏王氏詳說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宮。擇其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巡牲之禮。將

用則有卜牲之禮及久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歌舞牲一牲而分職聯事如此敬之至也

周官精義卷五

潁川　連斗山叔寘編次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通注】載事也。師民事也。載師者。掌民事之長也。任土之灋。任其土之所出。以為治賦之灋也。物地事者。物色其地之所宜。以為樹藝之主。授地職者。隨其所掌之地。以授于所職之人。以待政令。使出貢賦也。

【通論】郝氏敬曰。載師任地制賦。閭師任民徵賦。二職相資。王氏詳說曰。物地之灋。見于載師。又見于草人。葢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音古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音姜地

注疏 任皆言任賦廛里謂民居之隙地場圃謂宅畔之餘地宅田農夫城宅之田士田士人之子之田賈田賈人之子之田此三者以近郊之田任賦也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之田牛田牧田牛人牧人其家所受之田賞田謂君恩賞賜之田此四者以遠郊之地任賦也公邑之田謂六遂餘地家邑之田謂大夫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及王親子弟之采邑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疆以上四田則任以以上四地之賦也

御案曰所任甸地亦是六遂之餘鄉遂區域早定而鄉

大夫遂大夫以下。官長層累相承。故無俟載師之任之也自甸而外。至稍縣疆。皆有公邑。以甸無采地。故經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見其餘耳。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五曰邦縣。六曰邦都。疏謂舉家稍以表公邑。其縣都亦然也此載師所任地。蓋亦指公邑而言。其三等采地。則于大司徒造都鄙詳之矣。

鄭氏康成曰王畿內方千里。積爲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方百里爲同。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相通。謂三家之地。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百相距二百里。內二二爲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爲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

千家。每鄉萬二千五百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場圃宅士賈官牛賞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牛農人也。廛里以下九者。各以萬家計之。則九萬家當受九萬夫之地。農人相一通一夫。故云牛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例地。此餘夫受田。如正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餘口不得如成人。故以五當一。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而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鄉地盡無田可受。故出耕于遂地。周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余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六遂與六鄉家數相同。但六鄉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爲公邑。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注】任地。謂任土以起稅也。國中之宅。比連稠密。無地可以種植。故無征。園地其利薄。廛里其地狹。故二十取一。輕之也。近郊十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少也。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稅亦少重也。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亦漸增也。然亦至十二而止。唯漆林之稅二十而五。以其爲自然之利。非人力之所爲。故重其征。且以抑末也

【通論】御案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薤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而言入于公者乃十分之一耳。周官之三農九穀。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安從所謂二十而三與十二者。什一之灋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者。唯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爲經之本文。

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其近郊三句。則莽歆所增竄也。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辨正。故論之。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輯注 宅不毛。謂不種桑麻也。草木爲地毛。里謂里居。布謂泉布。即今之錢。取其流通。故曰泉。取其周徧。故曰布。宅不種桑麻。則絲枲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一廛之布。如今之所謂地基錢也。所以勸織也。田不耕謂荒其地。屋粟謂三夫之稅。夫三爲屋。田既不耕。則粟米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三夫之稅。所以勸耕也。職事謂九職三事。家謂有室之家。征謂力役之徵。成家而無所事。則資生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稅。所以勸勤也。三者之賦徵之。必以其時警戒之中。猶有惻憫焉。

總論 御案曰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三百

步之里一爲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之里即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行矣此即孟子所謂里之布也周濂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此即孟子所謂夫之布也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授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蓋九職所不任者非閒民也

魏氏校曰。載師因土宜以任其事。取其稅而教化在其中。

閭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注　二十五家爲閭。師其長也。專掌六鄉貢賦。國中及四郊。謂自園廛以至遠郊百里也。人民六畜之數。謂戶口登耗。孳牲多寡之數。任其力。謂農圃以至虞衡之事。耕稼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爲之出之也。兼言六畜者。六畜之多寡。亦驗其力之能否也。政令。謂賦役之征。以時徵賦。即政令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許六切。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

物。

【疏注】凡任民總言使民之灋。使之各事其職。隨其地產而貢之。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而定所徵。大宰之灋。通乎天下。閭師所任。止于遠郊而已。九職有臣妾。此不及者。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音成

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七回切

【疏注】無職。即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轉移執事而言無職。以當家之廛地不事。故云無職。罰之使出一夫之布。亦教之也。黍稷在器曰盛椁周棺也。衰喪服也。不親其事者即不得用其物。皆所以恥不勉也。以此推之。可見六鄉之民。凡事皆稟命于閭師。而家不異政。國不殊俗矣。

【通論】御案曰。此一經見有田必耕。有宅必樹。而蠶績材木具

焉又時其雞豚狗彘之畜以共養老祭祀之用孟子所言王政畧備于此此言不畜不耕者不任牧與農者也不樹不蠶不績者不任圃與嬪者也不任其所當任故抑之使不得齊于倩人之禮以耻之養也而教行焉矣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止于無椁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本未受田故罰止于無盛　又案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于上縣正掌于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別設閭師與縣正無以異縣正之徵即此

之時徵其賦縣正之比。卽此之人民六畜之數縣正之政令。卽此所待之政令。縣正之頒田里分職事。卽此所任諸職事也。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無職不耕不樹諸罰皆掌其治訟趨其稼而賞罰之可見矣。

王氏應電曰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廢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織。比戶皆務樹畜。不勤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收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蘄于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吏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注疏　王國百里之外爲六遂又其外爲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其地名曰縣其官名爲師也縣師專主公邑之地但公邑外連諸侯邦國之地內連都鄙稍甸郊里之地犬牙相錯故通內外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爲公邑之地域也所謂辨其及其與夫下文作其會其者皆指公邑而言縣師官卑人少所職祇如此非通邦國與郊里而俱掌之也羣吏謂家稍縣都之吏攷而詔之亦以土地之荒闢戶口之盈耗爲殿最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瀘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輯注　此節乃縣師之職所專掌者。前言所掌所辨與所稽者凡以為此耳。蓋軍旅會同田役夏官之掌也。其衆庶馬牛車輦則地官之掌也。故將有三者之事。鄉師遂人固各有致民帥衆之事。受濛于司馬。而縣師亦必以受于司馬者。于衆庶馬牛車輦則作之。車人卒伍則會之。旗鼓兵器則備之。帥而至于司馬焉。不以公邑而有異也。

凡造都邑量（音良）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輯注　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造者建置之也。量其地者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也。辨其物者。地有五物。賦有九等也。制其域者。定其都邑之疆界也。野乃公邑之間田。賦貢亦公邑之賦貢也。

遺人（音位）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掌邦之委（烏僞切）積（子賜切下同）以待施（式豉切）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吉淆切）

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注 遺饋也遺人主以委積饋人者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以王命施之也鄭阮謂天灾之疾患老孤謂死政之父子賓客謂朝聘之公卿爵旅謂道路之人土凶荒謂年歲之旱澇因其地之所善即如其人之所用則物不濫而惠不竭矣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注 上委積隨其所須而頒爲之待此則行道所須候分布于道路也國野之道自國以及野之道廬憩息之所宿安息之處市則有交易之鄉矣廬若今之茶亭路室則有宮室候館則有樓觀矣飲食委積隨遠近以爲加減也然

委積亦非一地。又必巡比以攷其足否。時須以補其匱乏焉。

均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均地征。原本政均地守。下同

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征。三年大比則大均。

均平也。王平力役之征者。地征謂所征田賦。地守謂守其地者。如司險掌固之屬。其守有劇易。地職謂承其事者。如該地功役之屬。其職有繁簡。人民則如築城鑿池牛馬車輦。則有轉輸委積皆力役之征也。公旬。猶言公家當直之日。古者役民之力。一歲不過三日。即此之豐年三日也。中年則免一日。無年則免二日。凶年則全免。故無力役

亦無財賦焉。又曰不收守職者。蓋盡免其額征。而其他應收者。亦不收也。大約則無地無人不得其平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以媺同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下孟切下同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知兩切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音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王氏曰。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而先之以詔王媺諫王惡。欲使太子知師保之重也。詔王媺。謂告以善道。國子。謂王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弟。初學未可遽求六德六行。第使知至德爲王道之本。則六德可馴致也。知敏德爲教行之本。則六行可漸推也。子敏之外。又教以孝德者。蓋孝行無由顯情。故又教之

使知陽奉陰違爲逆偷爲不義爲惡也孝友順三行皆以以進德者虎門路寢門王日朏朝之地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則詔之焉中失謂中禮失禮之事國子弟謂同姓異姓之子弟皆太子共學者貴遊子弟亦王公之子弟未入學而來遊者于已入學者則教以中失而來遊者亦可以知學矣

柯氏尚遷曰周人于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預其教太子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爲天下得人也其教王子以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恐其席寵處優鮮克由禮非師嚴道尊則無以變化其氣質而涵養其德性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舉行也。聽治。謂王行在外而聽治。亦如之。亦從之也。四夷之隸。四夷所臣服者。王之門外。謂王中門之外。蹕者止行人不得趨王宮也。野外。王巡守親征道上所宿處。內列則蒼營之在內者也。

葉氏時曰。周官諫諍之職。唯師氏保氏。然平時之詔王治者。非一人也。冢宰則詔以八柄八統。大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司士詔王聽治。內史詔王聽治。小臣詔王濩儀。凡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時。至瞽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是諫王惡者。又不獨一保氏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人得以諫。至春秋時。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非諫官言事則爲越職。而諫諍之路狹矣。

王氏應電曰。師保二官。以近臣而兼守禦之事。蓋以爪牙之士。而領之以服心道義之臣。此所以武臣皆知忠義。而同德同心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

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注】保諫王惡義已已前道即六藝六儀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用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少儀藻文）王六藝道之所寓使之得于事而應于心六儀道之所形使之根于心而生于色莫非養之以道也

【補】鄭氏元錫曰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爲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爲二故卑者溺

于技。高者蕩于虛。此學之大辨也。曾氏章曰。古者學士之于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馭能車馬之事矣。又當謹其指疑之儀。書非特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特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變。且視聽言動有其容。衣冠飲食有其度。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養之如此其詳且密也。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求其放心而伐其邪氣。于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不難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闈宮中之巷門。師氏之屬。倍于保氏。以中門外有四夷之隸。故多其人以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故用其半而足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下孟切下而強枝養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注疏 司諫主以道督人之善者。糾其德。使日進于中和。正其行。使不流于邪僻。勸之朋友。欲其同志以輔仁。強之道藝。欲其修身而窮理。巡問觀察所以辨其能。即以攷其治。夫然後詔王以廢置。而并行其赦宥焉。

總論 御案曰。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灋以教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誘化育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

之而創懲之濫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下云以行救宥則不帥教者固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濫矣于德曰糾于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于道藝曰强警其習業之偷惰也于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後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而勸之司救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于士此二官蓋教官刑官之接聯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

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注】司救，主以禮救人之過者。衺惡，過之大者；過失，過之小者。誅讓，言責之也。防禁，禮制之也。民有衺惡，責之三而不改，則撻之；撻之三而不改，然後士官加以明刑，去其冠飾而書其罪于背，使坐于嘉石，以恥辱之；役諸司空，以困折之。若過失已著而仍不改，則近于罪矣，故三責三撻之後，晝則任以事而夜則收之獄，不必明刑之也。天患謂災害，施惠謂賙恤。拯其艱阸，亦救之也。但鄉師以王命施惠，不以節，而此以節者，彼循其常，此一時之恩，故執以明信也。

【通論】御案曰：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

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國子。則有師氏保氏。而又合之于成均。濃無不備矣。此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于正教必有所壅。然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于平民。少習閭閈之教。則循理奉濃。爲善去惡。其實事。卽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居遊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者。藝辨能以勸其從。詠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于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鄭氏鍔曰。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己之德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爲民設司諫。猶己有疾。嫉之

師爲民設司救猶
已有諫惡之保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注調和也主和仇讐之官和解仇讐使順情處也過而誤殺傷鳥獸殺傷如馬踶牛觸之類以民成之謂使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所謂調之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音避下同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如兩切之讎眡才用切下同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亦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注辟謂使殺傷人者辟之也父兄之讎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言蓋當報而不報于情有不安在海外在千里之

在異國雖不得報亦可以少慰其志矣主友謂友之最親密而可主者弗辟謂和之而不肯辟與以瑞節使調人從執之將以歸于士而罪之也瑞節如邦信文書之類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三字衍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輯注】反復也復殺者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明諸侯得即誅之也殺人而義謂殺之得宜者被殺者之子孫不得讎讎則加之以死刑也鬭怒謂怒而爭鬭者亦和平之若不可平則書之以記其事于首發難者誅責之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

書之○

注謀也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書年名以與媒氏使合之也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慮其有悔也

中音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御案曰此三十七字蓋葬歆所增竄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猶未爲已甚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即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之義羣儒强爲之說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音亮

注入幣謂納幣純帛即緇帛五兩十端也古者兩端相向卷之共爲一端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古庶人納幣之數止此許十禮而儉于物此男女所以正婚姻所以時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濁者勝國亡國也就而聽之明不告也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

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下並同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同價而徵債音育以質劑津私切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音暴而去起呂切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傷蛇切

【注】司市市官之長主交易之事者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斗斛度丈尺禁者使勿爲令者使爲之也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爲叙分之即所以經之肆中各以其類之物爲陳辨之正所以平之侈靡不行貨物自均商通賈賣泉布自行物有定價所以徵買者之來文契有憑所以止後日之訟賈民能知眞僞則物之欺詐除刑罰所以懲姦則民之偷盜息貨有餘則官爲斂貨不足則官爲賒此所謂與民同之也

大市日昃音側同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莫賈上時掌切旌于思當作司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音闢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注 大市者鄰邑相交易也必日昃者遠邑乃可至也賈以朝者成議轉物必窮日乃可畢也販夫婦以夕者日用所需隨求輒得也市入市者入也胥守門所以察詐僞執鞭以威衆執度以正度也平肆謂平其行列展成謂整其市物莫賈謂定其貨直上旌使民望見旌則知當市也司次司市者之舍介次副司市者之舍治謂市之政介訟謂

市之爭競則于市。謂欲售其貨。辟布。謂欲通其泉。量度。謂欲較其斗斛丈尺。刑戮。謂犯禁者。以糾使各至其應轄之肆。則事不紛而易治也。人有遺物得之者。亦使各置于其地。俾失者易于求。若三日而無主。則登諸冊以俟之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音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亡。謂市之所缺利。謂民之所賴。害。謂無當于民用。靡。謂多傷于民財。使有使阜。以漸而積之也。使亡使微。以漸而革之也。璽節。印章之屬。所以通商者。貨賄自內出者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通之門及市。皆以璽節也。無征者。有災則物貴。故不征。作布者。物貴則用儥。故作布也。

凡市儥價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音古者十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蓋。世子過市罰一茆。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音古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注 僞飾。謂以假爲眞者。禁謂工不得作。賈不得販。商不得資。民不得畜。十有二。約計十者之中有二也。市刑市中之刑。憲謂表其過。徇謂示于衆。扑撻也。三者皆發其恥也。市者言利之地。非國君與夫人世子命夫婦游觀之地也。刑人赦。卽犯市刑之人。蓋已既過市。而猶責人犯小罪。則自赦也。夫人以下。罰以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會同師役。必有市者。使市司帥賈師而從。則師衆所聚。無賤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通論 薛氏鄂曰。日中爲市。致民交易。情僞易滋。故司市以下大夫董正之。而質人之質其成屋人之斂其市。亦各以

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耳。曰不足以盡防也。故自胥師至肆長。必使司市稽之。精丁司察者。則以爲胥師。明于物賈者。則以爲賈師。司禁以禁闕。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辨其名實。凡市肆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則孰敢爲梗乎。又慮商賈有淹沮之虞。齊民有倉卒之需。于是設爲泉府之官。以厘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用以濟市政之窮。是以欺詐不生。而民用無所缺也。

質人。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成市之貨。凡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音育者質劑音資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量。壹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注質十也。質人主定約期者。成者平其價。使交相易也。人民謂奴婢。長曰質。短曰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同度量

欲其長短大小如一．壹淳制．欲其匹幅如一．

既巡攷之．又舉罰之．則詐僞者無所容矣．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注】凡以契券求訟者．量地之遠近．各以其期．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斂布「絘同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注】廛市宅．廛人主斂泉者．布泉也．居次而分其利爲次布．合總而計其人爲總布．質人立契之稅爲質布．罰者犯禁之所罰．廛者積貨之所稅．其布皆入于泉府也．皮角筋骨．屠之餘財也．則斂之以當稅．珍異有滯久將腐財矣．則

買之以紓民皆仁政也。

胥師二十肆一人皆二史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音育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疏注】胥師羣胥之長自此以下皆司市所自辟除者次治事之所憲表懸之也儥慝謂詐爲僞物以欺人者察而治之所以厚民俗聽小治訟又所以分司市之任也

賈音古師二十肆二人皆二史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司賈然後令市

【疏注】賈師主定貨賄之價直者次所居之舍也辨物謂別其善惡均平謂各以類從展視成平也視其平則不紊定其價則不爭如此令市此所謂政也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輯注】貴儥者。如囤積米穀賤糴貴糶之類。四時珍異。如時物薦新之類。官有買賣。師役會同亦有軍市使賈師更代直月。欲平其賈。且均勞逸也。

司虣。十虣一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輯注】司虣主禁市中之爲惡者。力爭爲鬬。口爭爲囂。虣者虐物。亂者悖理。陵犯如爭塞往來。飲食如聚飲聚食搏執也。

司稽。五肆一人。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

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注 司稽佐司虣者不物謂不如式之物刑之扑之也

胥二人 肆一人 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糾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注 胥又司稽之佐禁令使其無得爭先後期以亂市讒襲謂掩其不備

肆長 每肆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同邇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注 肆賈人藏貨之邸長則市中給徭役者相近者相遠如實異而物之肥瘠則同平者平其價之實正者正其物之名總布買賒官物之布之總數斂則收之入于屬人也

【總論】集註曰先王之立市也不使雜于閭里懼其亂教也不使士農爲之恐其亂俗也設于朝之後國之陰而主之以后祭以陰禮其先義後利之制可見矣故令國君夫人以及命夫婦皆不得過市過則有罰先王之遠利何如哉昔者吾之富商韋簿木犍以過于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君子齒則周公之遺化猶存什一于千百也後世立市無灋士農雜而爲之是以人皆騖于利士君子而有商賈之行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意無復存矣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楬音竭而書之以待不售時而買者買各從其抵同柢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輯注】泉府主泉布之府者征布即廛所斂之五布也市有貨滯而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所以便商非以其賤

也民有貨鈌而欲買者則各仍其原價而給之所以便民非以其貴也此王者公天下之心也柢猶本主謂其大夫有司謂其吏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為所欺也

【通論】馬氏端臨曰買之于方滯之時賣之于急需之際此與常平貴糴賤糶之意同泉府則以泉易貨常平則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所儲供他物而不以濟民矣本意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輯注】賒貰也以祭祀喪紀之故從官貰物也吉事不廢業則旬日償之喪紀廢業故寬至三月乃取償焉貸謂出息以取其利以國服為息謂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也國之財用謂國事所用之財物以布市者取具于泉府

也納其餘謂入其餘于職幣

【論】御案曰。唯祭祀喪紀而後有賒。則他禮事且不聽賒矣。安得更有所謂貸哉。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陰取其利之道。此三語乃莽敝增窴無疑。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同譏出入不物者。正當作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注】司門主王城之門。所以防好宄通賓客者也。管即鑰也。啟門。鍵閉鎖以閉門。譏察不物者。謂異言異服之人。征貨賄。唯國門有之。餘門皆無征也。舉謂登之于冊。冊老死國事者之父母。孤謂其子。見遺人職。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音堅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注監門門徒。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不在牢。以門徒養之。以其人多而力閒也。歲時之門。謂祭門。餘謂祭餘。告謂告于王以逆賓。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布。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屬。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張懋切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注司關主境上之門。所以達貨財通賓客者。節通貨賄之璽節也。聯門布者。自外來者通之門與布。自內出者通

之門與關也。治謂治其出入先後。禁謂禁其靡害飾僞。征者征其出入之貨。廛者賦其市地之廛。貨不出關。謂從私道以辟稅。或藏匿禁物者。舉謂簿計其貨。罰謂量征其布。凡所應達之貨賄。則授以璽節。附以傳辭而出之。凶札則不征其稅而譏其出入。所以防奸也。

凡四方之賓客敏音叩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音納之。

【注】敏關謂朝聘謁關人。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自外來者則納之。自內往者則出之。當以節與傳爲信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吐党切俏輔

蕩

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注】節所執之信。掌節主諸節者也。守邦國用玉。欲其比德也。守都鄙用角。取其觸邪也。山多虎。平土多人。澤多龍所往之地各有其宜也。三者皆鑄以金而盛以英蕩之函蕩竹器英畫節。重王命也。按蕩乃竹名。英乃毛節。英蕩疑是以蕩爲櫝。以英爲節。如旌之制。以其爲王命所係。故三節之外。又加手執之器以爲輔。所以別于下三者也。達以爲函。恐非精義。符節以竹爲之璽節以印爲之。旌節析羽爲之。反節謂往來必有期事畢則反其節也。末三句總結上文。見無節傳者俱不得達也。

【合參】陳氏傳良曰。周官凡往來必有節。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土著。周衰國自爲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于外服矣。漢文時盡去關禁。當時矯僞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若先王柄民于執其制善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切纂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注　遂人主六遂者。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遂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經畫也。以土地之圖經畫其野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兩者互見也。溝以通水為限。樹以植木為固。稽人民。計其所轄也。授田野。授之百畝也。簡兵器以禦患。教稼穡以興利也。

論　內六鄉而外六遂。遂去王城百里。遂外采地參焉。教必始于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耕必勤于遠。以六遂為

王畿之勸相。集註曰。鄉民廛宅接比。行保伍之濾易。遂民野處四散。行保伍之濾難。故必經田野造縣都然後可以定民居。制保伍以定民居。與制井田以起軍賦不同。井田以四起數。民居以五起數。并天下之田。用邱甸濾。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濾。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

凡治野。以下劑津利切際致叶音芒下同以田里安叶以樂音洛昏同婚擾叶以士宜敎叶稼穡以興鋤音助利叶以時器勸叶以彊奇陽切叶余呂切任叶

注治野言凡者。通乎都鄙總言其濾也。叶謂在田之民。下劑謂下等之地。以下地爲例。則民必樂于授地。有田里可居。則必相依不舍。有婚姻匹配。則必馴順不離。敎以士壤之所宜。則皆知稼穡。勸以相助之功。則各得其利。器者耒耜之屬。以時給之。所以勸耕。彊者有力之家。額外予之。所以任事也。

以土均平征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平征者謂平其貢賦與力役之征也辨其土者謂辨其土之色分爲三等以授田里也夫廛謂邑中所居之地田百晦謂一夫所授之田萊謂田之休不耕者中地不及上地故萊倍之下地不及中地故萊又倍之餘夫謂壯而有室其家已滿六七人之數者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晦是也亦如之者如其萊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虛域切　古外切

路以達于畿。

【疏】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者。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又倍洫，盖澮廣深各有二尋也。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國者。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盖縱橫皆通，可達王畿也。一夫之田爲百畝，其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之田爲千畝，其間有溝，溝上有畛。百夫之田爲萬畝，其間有洫，洫上有涂。千夫之田爲十萬畝，其間有澮，澮上有道。萬夫之田爲百萬畝，其間有川，川上有路。以南北分之，一行隔一夫。即所謂畝也。盖畝長百步，濶一步，每步六尺。畝間有畎，畎廣深各一尺。故夫間之遂倍之。沓不言畎者，畎在畝中，不另占地。遂徑以上，則俱在百畝之外，另占有地，故不言耳。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所作，盖亦倍澮，與匠人澮水所注之川異。詩云今道南畝，又云南東其畝，盖以南畝圖之焉。

【總論】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遂人獨言十夫有溝，何也。黄氏度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

一九夫。而兼溝實有十夫之地。故云十夫也。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灋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灋則積其所圍之內言之。其實一制也。

案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似乎太多。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又似乎太少。二處不同。此註所以謂鄉遂爲溝洫灋。采地爲井田灋。不知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也。今畫爲圖。一成之地計九溝横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灋。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朱子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阡陌者。舊說以爲田家之道。即周家所謂徑畛涂道也。蓋陌

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百夫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千夫。阡陌之名因此而得。其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非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瀆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蓋第知有目前之利。而不復爲後世計長久。于是千古聖賢制作精微之意。澌盡矣。豈不惜哉。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若起

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人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輯注】登夫家四句註已見前。頒職即太宰之九職。作事即司徒之十二事。貢即九貢。賦即九賦。師田田獵必用師。征役役民必有征也。野役者在野之民。大旗者熊虎之旗。以旗致之而不至。是不用命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太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音燭）六綍（音弗）及窆（音便）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輯注】國祭祀。言非遂之禜酺蜡社。乃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野牲明非牧人之牲。野職則野之職祭祀者也。致役謂致于司徒以給葬事。綍舉棺之索。窆下棺之時。陳役者下棺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陳其行列也。上言起野役。令

縣正之屬帥而至于遂。此則親帥而至于其地也。

遂師下大夫四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稽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遂師猶六鄉之鄉師。四人同主六遂也。彼言稽而此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經謂經畫其田。牧謂井牧其地。辨其可食者。謂辨其可耕而食者。以地有不同也。蓋辨其可食。然後知井牧田野之數。以頒地任民。而斂其財賦也。役事謂軍役田獵工作之事。人情避重就輕。好弊易生。故聽其治訟也。耕斂之時。早晚不同。緩急亦異。稽用其民以轉相助力。亦救濟之良法也。

通論　御案曰。讀灋興賢。詳于六鄉。經野勸農。詳于六遂。鄉師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後世民自爲耕。猝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金氏瑤曰。五黨相賙。以財通也。移用其民。以力通也。周官濟水旱之大經。莫要于此。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音庇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音導野役。及窆。抱磿。音歷共邱籠。魯孔切及蜃市軫切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

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注 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不曰掌而曰審也。野牲之共。受遂人之令而共之者。至民所入之貨賄以當九職九賦者。則徑入于玉府焉。巡行庀具也。二者亦受遂人之令而巡而庀之也。帷帟葬窆閒之神座。道師也。磨者適歷。（天子千人。分布于六綍。稀疏得所。名爲適歷。）執綍者名也。邱籠盛土之器。蜃車載蜃灰之路。平野民謂正其行列部伍。比者比其勞逸。敘者敘其先後也。

御案 御案曰。遂人掌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征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一舉其綱。一詳其事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事功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注　遂大夫猶六鄉之有鄉大夫。政令戒禁治訟。與遂師同蓋六遂之事。師與大夫之所專掌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音燭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　爲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邑。在邦何則爲公邑。在家稍則爲家邑。在六鄉則爲鄉邑。在六都則爲都邑。皆有吏焉。故遂大夫令之興甿者。于甿中舉其賢能也。有功謂治有成績。地治謂田無荒蕪。四達者。自遂以達于甸稍縣都之公邑也。

通論 黃氏度曰。鄉之所賢者。皆以德。所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之。畎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優之者也。七萬五千家必當有傑異聰慧者。于是乎興之。易氏祓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于或耘或耔之間。即六遂與畎之遺意也。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注 縣正六遂之縣正。其長也。徵徵召。比案比。頒田里。即夫一廛田百畝。分職。即九職。訟事則治之。稼事則促之。方田有賞。惰民有罰。稽功者。分考其程。會事者。合計其功。

通 王氏應電曰。縣正猶鄉之州長。州長有讀灋攷行。而縣正闕如。遂大夫之興畎。將安所稽乎。其爲互見可知也。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注　鄙師猶黨正。祭祀祭禜也。以黨之作民起師田也。數其衆庶。五百人少。故可數也。媺謂成于鄉三物者。惡謂陷于鄉八刑者。數而察之。將以待遂大夫之興之也。

酇。作管切纘長。知兩切每酇中士一人。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音促其耕耨。稽其女功。

【集注】四里為酇。猶鄉之四閭為族。長亦師也。作田而用。與族師之鼓鐸旗物。皆寓兵于農之遺。無事則為民之師。有事則為民之帥。治喪紀祭祀。謀民耕桑。與族師之讀灋書行。皆互文錯舉以見義。男則事無不興。女亦教無不行也。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音促）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集注】里宰猶鄉之閭胥。邑即里也。比衆寡。則知戶口之登耗。比六畜。則知物產之盛衰。比兵器。則知金革之備乏。耦並也。耡助也。歲之四時。合耦而作。以相佐助。以治稼穡也。財賦之事。遂人令之。遂師徵之。下于縣正。以逮里宰。而後里宰徵斂之。所謂待有司之政令也。

【總論】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即合耦之意。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也秩叙卽受耦相佐之次第。

鄰長（知兩切）（五家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訂注】五家為鄰。長以帥之也。五家有過。則相糾察。宅舍有故。則相容受。里宰有政。則帥五家之民助之。授謂付以旌節。使無匿也。

【集說】易氏祓曰。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易共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掌聚野之耡（音助）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音資）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注】旅師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稅者。鋤粟合耦不至者所罰之粟也。屋粟有田不耕者所出三夫之稅也。閒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三者旅師皆蓄聚于田里。用以濟民也。興積謂發其粟。均政令。謂施散皆使之均平。春頒秋斂。言春時不足則補之秋時有餘則收之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注】新甿謂新徙之民。已授以地而使無征役者。謂限以歲月。以三地爲之等。至期乃征役之耳。

稍去聲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掬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稍距王城三百里。稍人主爲縣師治都鄙邱甸之政令
者。兵出于井邑邱甸縣都。此但言邱乘者。以一邱出一
馬。四邱出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
以爲名。令之者治其兵賦也。將有事焉。縣師受灋于司馬
稍人又受灋于縣師。凡其作之師之治之聽之者。皆縣師
之灋也。故云以縣師之灋以聽于司馬若大喪之役事。則
司徒總之。而遂人遂師與稍
人皆帥之。故云以聽于司徒。

通 易氏祓曰。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每乘當用七十五人
四邱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
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爲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
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數次調
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者。非盡發
六鄉之人。乃是合諸邱之乘共爲一軍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
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原本
余

聚以待頒賜。

【註】委人主斂芻薪以共委積者。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薪以烹鼎。楚以牧牲。凡疏材。草木之有實者。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稍廣故以其聚待賓客。其禮備也。甸小故以其聚待羇旅。其用微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註】式灋政事之多少也。粗者曰薪。細者曰蒸。芻以飼牛馬。薪以共炊燎。木材以給張事。委積芻薪委積之。芻薪也。野委止宿之芻薪也。兵器守委之兵器也。野囿材用謂囿中竹木蒲葦魚鱉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者。軍旅之賓客謂師行領軍歷其地。非朝聘之賓客也。館舍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平土地之政作征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注〕上均主均平土地之稅者。地守山澤虞衡之屬。地事三農園圃之屬。地貢即九職之貢。均之則高下媺惡輕重各得其平矣。和調劑也。政教者雖有一定之禮而細微必從其俗。故為因地制宜使適于和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息亮其宜而為之種。

〔注〕草人主殺草以漬種者。化猶變也。種之在地。各有所宜。草人相視之而糞其種。則瘠者可以化之使肥。惡者可

以化之使微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音堤用羊○墳壤用麋○渴音竭澤用鹿○鹹潟音昔用貆○喜元切勃壤用狐○埴音職壚音盧用豕○彊其兩切驋呼覽切檻用蕡○輕爂匹妙切剽用犬○

[illegible]糞種謂煮其骨汁以浸種也赤緹縓色渴澤故時停水之處鹹潟積水已竭之區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九者所用之汁不同皆以助其種之生氣以救合地氣也蕡麻屬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掌稼下地○以瀦畜許六切水○以防止水○以溝蕩吐黨切水○以遂均水○以列六計切例舍試夜切赦水○以澮古外切寫洗野切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

而芟薙音剃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章勇切

輯注稻人主水利者。稼種穀也。下地水澤之地也。瀦畜水之陂。防止水之隄。水聚者多，則以溝蕩之于遂。水流既均，則以列居之于舍。若各舍皆滿，則瀉之于澮，以達于川。溝遂列三者，皆所以用水之利。澮者，則所以除水害也。涉揚其芟者，謂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也。稼澤言治澤地之。瀘澤草最為難除，夏日積水土柔，因水力以絕其本，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芒種謂稻。

旱暵音罕共其雩斂○力驗切喪紀共其葦事○

輯注暵，旱之熱氣。雩斂，因雩而斂，以共祭祀之用者。葦乃下地所生，喪用葦席為幕，故並共之。

通論葉氏時曰：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掌土化，辨糞壤也。稻人掌稼下地，蓺土利也。一稼穡也，司徒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也，鄙長趨之，里宰又趨之。一種埶也，舍人懸之，司稼又辨之。凡可以佐農力者，濩無不備若此。

土訓　中士二人　下士四人　徒八人　掌道地圖　以詔地事　道地慝　以辨地物　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　王巡守則夾王車

疏　土訓主訓講土地之官道言也地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農圃藪澤之事如荆揚宜稻幽并宜麻是也地慝謂地之惡者地物謂土所出者如磽确不宜稼斥鹵不宜果是也原其生言物生各有其地詔其求言求物必于其地也求王車者古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夾車而備顧問各以其職爲獻納也

誦訓　中士二人　下士四人　史二人　徒八人　掌道方志　以詔觀事　掌道方慝　以詔避忌　以知地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

疏　誦訓主誦說四方之事者方志載一方之山川物產欲王觀之而知其事方慝謂一方之言語所惡欲王避之而知所忌凡此皆以知其地俗之嫉惡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胥四人。徒二十人。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注】虞度也。山虞掌度山林之政令者。物為之厲。謂每物各有藩界。守者使之不得取。禁者使之不得入。陽木生山南。斬以仲冬日。欲其堅也。陰木生山北。斬以仲夏日。欲其濡也。服車之材。耜農之器。季穉木也。服耜用穉木。欲材與用相稱也。時斬材者。斬材之時有期日者。出入皆有日數。恐過取而盡其山也。不禁。謂無限。不入禁。謂禁地。一謂王一謂民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當作衈音貳）焉

注 爲主謂爲祭山林之主。萊去草。弊田止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耳以効功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注 衡平也。林衡主林麓之禁令者。平其守謂平其藩界之守。計林麓謂計其守護之功。林麓蕃盛則有賞林麓殘缺則有罰也。山虞之灋謂出入之時日。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小川如中山小山）掌巡川澤之

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澤

川衡主巡川澤之禁令者。流水曰川。瀦水曰澤。禁令如澤不伐天。魚禁鰋鮞之類。平其守。使更番以時勞逸得均也。舍猶弛川澤謂邊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每大澤大藪視大山。中澤中藪視中山。小澤小藪視小山。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澤虞主度澤藪者財物如珠角齒貝之類。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餘頒萬民。不私其利也。此與山虞皆互文以見義于此言之。則彼之入于玉府頒于萬民可知。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

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輯注】澤物亦籩豆之實芹茹菱芡之屬葦蒲席屬皆喪紀所用者屬禽猶致禽而珥也

【通論】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舉也薛氏衡曰山澤國之寶也如括而歸于上則非所以利民用縱而委之下又啟民競利之心故設虞衡以守其灋以平其政使民資其利而不能專則士物愛而厥心臧皆教化也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音迷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輯注】迹人主田獵爲王踪跡禽獸者邦田田獵之所麛麋鹿卵則取無遺毒矢則戕物慘雖田亦禁先王之仁也

卝音礦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註 卝礦也金玉藏于山石者是也卝人掌其事防竊取以致患也物地謂古其形色圖授使按圖而取不旁搜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註 角人主徵角骨之物以爲器用者此與羽翮皆以所有爲賦度量所以爲則不使多取也

羽人與角人同掌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徒完切十摶爲縳除轉切喘

註 羽人主徵羽翮以共車旗之用者審摶縳羽數束之名羽不可以權度故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注 掌葛主徵葛草以為絺綌者。葛草名。草苧屬。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注 染草染色之草。掌染草主斂其草者。時謂染夏之時。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注 掌炭主徵炭灰之事者。灰以練帛。炭以禦寒。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

又云凡炭灰之事者炭灰之用廣也。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音聚之物

荼茅秀也。荼人主聚荼以備喪用者。荼亦疏材之類。徵者徵于山澤。入于委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掌斂互物蜃是忍切物以共圖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音成之蜃

蜃大蛤。其灰白。掌蜃主斂其灰者。互蚌屬亦蜃類。圖壙也。塞蜃灰于壙。以禦濕也。蜃器者蜃餘之器。白盛者蜃餘之精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

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注 囿苑囿也囿人主牧養禽獸以共王用者

疏 王氏應電曰天官獸人掌囿獸之政凡所得獸中殺而宜乾之者則入于腊人其生蕃者入于庖入未及用而可畜者則入于囿人地官以牧養爲事也其有猛獸不可入于囿者則養于服不氏夏官以服猛爲義也至于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秋官除惡之義與驅猛獸同道田獸一事錯見于天地夏秋四官者義有各當如此

場人 舟場下士二人府十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注 場人主場圃者樹種植之也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時成熟之期也天官甸師已共祭祀之果蓏茲復設場人者以取精多而用物弘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疏羽切)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穀(原本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音嗣)者人四鬴(音釜)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所界切)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註】廩藏米之處廩人掌藏米之官云九穀者掌米兼掌穀也賙賜謂好用稍食謂祿廩數猶計也因其大之多寡權其禮之隆殺所謂治年之凶豐也釜六斗四升凡鍾栗氏云[illegible]人一月食四釜年之上也三釜年之中也二釜年之下也若不足給二釜則凶年矣移民就食詔王殺用皆治凶年

之灋也行道曰徹止居曰食接盛謂再舂之粢盛

【論】王氏志長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先王賦灋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灋之所以不善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注】舍猶官也舍人主宮中用穀者政謂用穀之政分送官正內宰爲出取于廩人爲入以式灋掌之所謂平之也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音反）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注 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實言其物。陳言其數。禮謂致饔餼之禮。飯米所以實尸。蒸穀錯于棺旁。辨九穀六米。別爲書政用穀之多少也。

倉人〇中士四人〇下士八人〇餘同合人。掌粟入之藏〇音莊辨九穀之物〇以待邦用〇若穀不足〇則止餘灋用〇有餘則藏之〇以待凶而頒之〇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注 倉積粟之處。倉人主藏粟之官。用有匪頒賙賜稍食之祿。故辨之。大事謂喪戎。食糗糒。飲漿醴也。

司祿〇同倉人。闕

注 先王班祿之制。自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司祿之闕久矣。司祿蓋掌百官之祿者。

司稼〇下士八人〇史四人。徒四十人。掌巡邦野之稼〇而辨其穜稑之種〇周知

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注 司祿掌穀穜者祿有百穜土各有宜辨之而懸于邑閭使民灋之也斂民之灋自是什一此復云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者益于徹灋之中又爲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更爲酌減耳賙急平興則所謂秋省而助不給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注 舂人主治米成熟之事者

饎同饎昌志切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掌凡祭祀共盛音成共王及后之六食音嗣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注】饎人主炊者。共盛炊而共之也。六食六穀之飯也。簋盛簠亨食皆炊饎也。

稾音靠一本作犒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掌共外內朝冗如勇切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注】稾同犒。稾人主共給王外內朝諸侯之食者。冗散也。謂上直在朝者。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豢養也。

【總論】御案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條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于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司徒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于民。教弟于鄉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牧

牛充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隔幾上今次于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之市皆在焉門關則連于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門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稽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鄉之間師也稍人如鄉

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稽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矣于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頼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于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供膳羞祠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于是乎在故廩人至槀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諸民之事居多

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仰無以事俯無以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其頑鈍無耻者固相率而歸于悖戾不可復制卽常性未移者亦頹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此司徒一篇所以聯教養爲一事也與司空何與

呂氏曰。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不過是國子。當時所謂鄉遂興賢能。在周官三百六十之內。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庠。畧見于周禮。然未見州序是何人掌之。其讀又何如。蓋凡領六官者。皆是遽之所寓。只緣學校所以教養之意。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先王之所以教人者。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自教子而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候明搥記。以至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周人學不領于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至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終始具備。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敎。

魏氏校曰。讀天官知周公所以格君。讀地官知周公所以化民。格君非徒溫然後諫也。在于漸漬薰陶之。故天官所統。內始于宮闈。凡飲食起居惟謹焉。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在乎寬恤馴擾之。故地官所統。下達于閭里。惟賦役禮俗爲重焉。大抵事上之難。莫大乎君臣之情不通。今也左右前後習與正人居所

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誰與爲不善。馭下之患莫大乎君民之情不通。今也視民如吾子弟。視民之事如處吾家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之教。自不勞而化矣。

之叙自不勞而化矣

事民亦相諒如雍安民

視民之情不遠分也觀民如語子弟視民之事如處吾家

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日漸與為不善戒不之患莫大乎